

● 许广亮

徐海东大将的故事



“泥巴人”的童年
卖水郎参加了共产党

七支钢枪的来历

大队长赔礼

秘密发展“徐家军”

“徐老虎”和勤务兵

师长让马

副军长和“朱号官”

活捉敌师长柳树春

战士的冬装

风雨长征路

迎接党中央，迎接毛主席

毛泽东派人来借钱

不做“半个中国人”

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《中国大将军的故事》之二

徐海东大将的故事

许 广 亮

中共党史出版社

1995年·北京

目 录

“泥巴人”的童年.....	1
卖水郎参加了共产党	11
七支钢枪的来历	17
大队长赔礼	22
秘密发展“徐家军”	28
“徐老虎”和勤务兵	33
师长让马	38
副军长和“朱号官”	44
活捉敌师长柳树春	52
战士的冬装	58
风雨长征路	64
迎接党中央！迎接毛主席！	70
毛泽东派人来借钱	76
不做“半个中国人”	83
有一口气就要为党工作	89

“泥巴人”的童年

1900年6月17日，徐海东出生在湖北省黄陂县徐家老窑。他家十几口人，只有半亩地，靠烧窑、卖盆、卖罐为生。另有几间破茅屋，也是夏不遮雨，冬不挡风。一家人过着“窑花子”、“泥巴人”的苦日子。

徐海东来到人间，生就的一双大大的眼睛，一对深深的酒窝，一副惹人喜欢的模样。可是，在徐家，他又讨人嫌。因为徐海东已有五个哥哥、三个姐姐，他被父母看作是一个多余的儿子。

徐海东原本没有起过名字，按照兄弟们的排行，他是老六，又最小，因此妈妈叫他“小六子”。一位有心机的人，送给他一个浑名——“臭豆腐”。意思是说，这孩子虽然不受欢迎，但是他的小脸蛋逗人喜爱，就像臭豆腐似的，闻着臭吃着香。对这个苦命的儿子，妈妈不喜欢别人这样叫他，谁知一旦叫开，改都改不过来了。

“臭豆腐”的浑名，叫起来真让人好笑。徐海东在人们的笑声中成长起来。六岁的时候，他就背起小筐，跟

着别人去挖野菜、捡树枝。他是妈妈的小拐棍，领着双目失明的妈妈走路，帮助妈妈找这找那。每天挖了野菜回来，总要走到妈妈跟前，拉着妈妈的手摸着野菜说：“妈妈，你看呀，好多好多！”妈妈的眼看不见，手摸摸筐里的野菜，又摸摸小海东的头，夸他说：“真乖，乖孩子！”

小海东不肯安静一会儿，整天东跑西颠。炎热的夏日，他赤膊露背，晒成了小黑人；寒冬腊月，身上穿的是露着棉絮的旧衣服，下雪天还光着脚丫子，冻得脸红、手肿，脚上长了冻疮。

苦命的娃子，哪里知道人世间的千差万别。他看见有钱人家的孩子背着书包，有说有笑，到祠堂里去上学，心想：跟娃儿们一起念书，一起玩耍，多好！他便跑到妈妈跟前说：“妈妈，我怎么不去念书？”

双目失明的妈妈摸着小海东的脸蛋说：“你还小，等到明年吧！”

转眼间，一年过去了，小海东没有忘记上学的事，又对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该上学啦！”

妈妈又哄他说：“你还小，再等一年吧。”

做妈妈的不该哄骗孩子，可是，家里没有钱供他念书。妈妈不忍心地对他说：“上学要花钱，我们家穷，上不起。”

小海东慢慢地懂事了，懂得穷人家的孩子和有钱

人家的孩子不一样。小海东家里十几口人，父亲和哥哥们在窑场里干活，赚不了几个钱，只够吃饭糊口。他知道家里日子难过，就不再提上学的事了，仍是背着小箩筐，天天挖野菜。

妈妈心疼小海东，盼望孩子能上学堂，学成个知书识礼的人。可是，学堂和衙门一样，没有钱难得进啊！做妈妈的只有暗暗伤心。

这一年春天，喻家祠堂来了个教书先生。那先生叫吴学伯，是小海东妈妈吴氏娘家门里的人。一天早晨，妈妈让小海东领着路，摸摸索索来到喻家祠堂，吴学伯一看是本家的老姐姐，连忙让进屋里。见她走路拄着棍，才知道她的双眼失明了。小海东的妈妈求先生收下她的小儿子，让他上学认几个字。

吴先生看小海东个子长得不高，便摸着他的头问道：“你几岁了？”

“九岁。”

“叫什么？”

小六子眨眨大眼睛，没有回答。

妈妈插话说：“从小没起名，排行是老六。”

先生又问：“想上学吗？”

“想！”

先生说：“上学可得守规矩。”

“嗯！”小六子点点头。

吴先生看这个小外甥虽有点野，但脸上却透着灵气，便一口答应收他入学。妈妈一听，高兴得伸着双手说：“他舅，他舅，这太好了，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你的恩情！”说着，就要下跪，被吴学伯挡住了。

小六子高高兴兴当了小学生，老师给他起了个学名——徐元清。他放学回家，扑到妈妈身上，把新领的书本递到妈妈手上。

妈妈摸着书本问：“这是什么书？”

“《百家姓》，就是各家的姓，都在这个本本上。这里头还有我们徐家的姓呢！”

妈妈接着问：“有你外婆家的姓吗？”

“有，有。姓王的，姓张的，姓吴的都有。”

正说着，小海东忽然想起先生给自己起的名字，便得意地对妈妈说：“我叫元清了！”

妈妈高兴地摸着小六子的脸蛋说：“往后你可要好好念书啊！”

“我叫徐元清！”他怕妈妈没有记住，大声说着。

“好，好，徐元清！”妈妈重复着，脸上露出了微笑。

徐元清的名字，虽说写在书皮上，登在册子里，但除了老师叫他，同学们都没当一回事儿。他成了有钱人家孩子们讥笑的对象。小元清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棉袄，提不起鞋帮的烂鞋子。那个地主家的小少爷黄守本，马褂套长袍，身上还散发着香味。上课的时候，四个

学生围坐一张方桌，每人占一边。几张桌子正好都坐满了人，没有元清的位置，老师叫他挤在桌角边上坐。他们看元清坐下来，有的挤眉噤嘴，有的扭过脸去，还捂着鼻子叫“臭”。放学了，孩子们一出祠堂，就扯着嗓门大叫：“臭豆腐……”，“又脏又臭的豆腐——狗也不吃的臭豆腐。”小元清实在气不过，就握起拳头追打人家。但他一个人必竟对付不了一伙人，吃亏的还是他。往往是他被摔倒在地，滚一身脏土，揉一脸泥巴。回到家里，也没法跟妈妈说。

妈妈虽然眼睛看不见，但耳朵却灵，她听说元清上学受气，便问他：“有人欺负你？”

元清气愤地说：“我都有学名啦，他们还叫我臭豆腐。”

“那怕什么。”妈妈说：“人都有小名，叫猫的，叫狗的，叫春的，叫冬的，还有叫豆腐渣的呢！妈妈就是喜欢臭豆腐！”

“我叫徐元清，不许再叫臭豆腐！”

这时，嫂嫂也来劝说，教小弟不要跟人怄气、打架，要想争口气，就得好好念书，将来进京去赶考，考上个“举人”、“状元”，徐家门有多光彩啊！到那时候，就没有人叫我们“泥巴人”、“窑花子”了。

徐元清记住了妈妈和嫂嫂的嘱咐，立志要做个好学生。每天，他不用别人叫，就早早起床。到了学堂，同

学再叫他“臭豆腐”，他装着没听见。教书的舅舅看外甥聪明懂事，野小子变得文静了，直夸他是个好学生。

上私塾，不分班次，没有年级。不管六七岁入学、九十岁入学，都是从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到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，读完一本，接着读下一本。先读书，后开讲；先描红模子，后写大仿，再写小楷。徐元清渐渐地对读书写字有了兴趣，懂得用功了。

但是，徐元清从小争强好胜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惹下了一个大祸——把同学的头打破了。

有一天，老师让学生练习写大字，自己出门办事去了。老师一走，学生自由。地主家的儿子黄守本就凑到正要磨墨写大仿的元清面前。三年来，他们两人先是同桌，你争我挤，吵过几次架，老师给他们调换了座位。黄守本的大字写得好，常在同学面前试笔。他见徐元清拿出了新买的毛笔，便随手拿过来就要写。徐元清不让，伸手去夺。两人互不退让，就红了脸，又吵开了。

黄守本说：“你的破笔，我才不稀罕呢！”

“谁不知道你家富得流油！”徐元清说。

黄守本说：“富怎么着？窑花子，臭豆腐！”

“你骂谁？”徐元清气得挥起了拳头。

黄守本扯着嗓门叫：“骂你，就骂你狗不吃的臭豆腐！”

徐元清脸都发紫了，抡起拳头正要打过去，黄守本

的动作更快，一巴掌打在了徐元清的脸上。徐元清顺手抄起桌上的砚台，向黄守本砸去。只听得“啊呀”一声，黄守本两手捂着脑袋滚在地上，“妈呀妈呀”地直叫。血和墨把他的脸染得红一块、黑一块。同学们吓呆了，徐元清也知道事情闹大了，愣了神。

正在混乱中，老师从门外走来，一看黄守本头破血流倒在地上，忙问这是怎么回来。学生们吵吵嚷嚷，说是徐元清打的。吴先生也吓坏了。这个野性难改的外甥打破了黄家少爷的头，可怎么得了。

老师抓起戒尺，向徐元清吆喝，“跪下，给我跪下！”

“他先打我！”元清挺在那里强辩。

“跪下！”老师举起了戒尺。

徐元清恨极了，他早就不满意舅舅动不动就训他，用戒尺处罚他。他一跃身子，夺下老师手里的戒尺，扔到门外，自己也立即跑出了祠堂。

老师向他喊叫，“回来，回来！”

徐元清头也不回，一股劲往前跑。他没敢回家，一直跑到村外头，钻进一片棉花地，躲在棉丛里。一直到天黑了，他才偷偷溜回家。妈妈已经听说儿子在祠堂里闹出了乱子。听见他的脚步声，便叫：“小六子，是你吧？”

“嗯！”元清回答着，走到妈妈跟前。

“你这不争气的孩子啊！”妈妈长叹了一口气：“走，

扶着我，一起到黄家赔礼去。”

“不去，我不去。”说着又跑出了家门。

后来，徐海东就不去上学了，妈妈疼爱小儿子，为海东不能上学而伤心落泪。他的爸爸徐重本说：“不让他上学了，叫他烧窑去！”

妈妈心里很不情愿，孩子才十二岁，身子骨又不结实，每天挑水、和泥、劈柴，哪能受得住！但家里生活困难，吃饭的人口多，没法子，只好同意了。

刚满十二岁的小海东，这年进了窑场，做了徐家门里第七代窑匠。

徐海东在窑场里是个招人喜欢的娃儿。他一会儿送泥，一会儿送坯，成了个有用的人。他决心要象爸爸、哥哥那样，当一个好窑匠。

一年之后，徐家老窑一带先旱后涝，粮食颗粒不收。乡亲们四处逃荒，窑场就此熄了火。

徐海东看到双目失明的妈妈在哭泣，年老多病的爸爸在叹气，心里难过极了。他说：“妈，你不要哭，我养你们！”

徐海东想找条活路，赚点钱赡养妈妈和爸爸。他跟着一批外出逃荒的乡亲，流浪到沔阳县境内的沙湖地区，替人家放养鸭子。

他白天撵着鸭群在湖水边、野地里游荡，夜晚不能回村子，只能在苇席撑起的小窝棚里歇脚。小海东不会

打草鞋，又买不起鞋，整天光着脚板在野地里奔走，脚底板被扎得流血。

当时只有十四岁的小海东，夜间躺在窝棚里，透过苇席的窟窿，看着天空闪烁的星星，他想了很多很多。他想失去了光明靠摸索度日的妈妈；想家乡一个个停了火的窑场，想那些窑工们现在可能流落到什么地方；想连他自己在内的这一些“泥巴人”为什么都命苦……他渴望有人能给他指出一条改变命运的路！

小海东经常掐着手指头算日子，一个月、两个月，一晃就是半年多过去了。他打算等到秋后，鸭主人给一笔工钱，到集上买些好吃的，回家看望妈妈。可是，他的美好愿望又落空了。

一天早起，他听到为地主放鸭子的老人在哭。他赶紧跑过去，见老人哭得很伤心，便问：“大叔，你咋啦？”

“不好啦！”老人指着鸭圈说。

小海东一看，蒙了。鸭子躺倒了一大片。剩下一些活着的，扯着脖子嘎嘎惊叫。眼前这情景，想必是鸭子得了瘟病，这可怎么办呀！

老人呜咽着说：“小苦命，你快走吧，东家来了得叫咱俩赔啊！”

小海东说：“赔，咱俩拿什么赔？”

“说的是呀，小苦命，你快走吧！”老人说着，拿了几块米饭锅巴和几个鸭蛋，塞给了小海东。

小海东犹豫着不肯走，“那你怎么办呢？”

老人说：“我总能活着，你管不了我啊！”

徐海东望望好心的老人，只好撤下快要到手的工钱，踏上了返回家乡的路。

卖水郎参加了共产党

1925年春天，大别山区的黄安、麻城、黄陂各县在武昌念书的青年学生中，有不少受董必武、陈潭秋等人的影响，有的加入了共青团，有的加入了共产党。这些青年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，还要宣传革命的道理。

一天，徐海东刚吃过晚饭，一个身穿长衫头戴礼帽文质彬彬的青年，来到徐海东住的那间破茅草屋。徐海东想起了他正是儿时念书时的同窗好友吝积堂。原来，吝积堂在武汉董必武主办的武汉中学读书，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年春天，他受党的派遣，与一名学生、共产党员李树珍一起回家乡做调查研究和革命宣传工作。

吝积堂素知徐海东出身贫苦，有股闯劲，仇恨土豪劣绅，因此他回乡之后，马上来找徐海东。

吝积堂向徐海东讲了些阔别后的生活，接着就转入一些革命的话题。徐海东听着直犯“傻”。什么“俄国的十月革命”啦，“列宁”啦，“打倒沙皇”啦，什么“苏维

埃”啦，这些词都是头一回听说。徐海东不时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看他的老同学。

“你讲的都是洋人、洋事儿吧，我听不懂。”徐海东嘿嘿一笑，说：“我连武昌都没去过，哪里懂得外国的事！你还是说说武昌的事吧！”

吝积堂又给他讲了打倒军阀，打倒地主的事儿，讲了这世上为什么有的人穷，有的人富；穷人为什么受苦，地主怎样剥削农民；又讲中国有了共产党，要领着穷苦人闹革命。

徐海东听得津津有味，说：“这些好懂。地主、土豪就是坏，要打倒，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。”

吝积堂笑着说：“你这是泥巴人说的话！地主老财坏透了的该杀，地主小子不能杀嘛！”

俩人你一言，我一语，越说越对味。徐海东心里觉得暖烘烘的。

从此之后，徐海东经常去找吝积堂谈想法，问事情。吝积堂呢，也常跑到窑场看徐海东做活，他们俩越来越亲近。

徐海东听了许多革命道理后，像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光明，心里亮堂多了。他想，不能老是捏着泥巴过日子，该到外面去闯荡闯荡。

有一天，他见到吝积堂，就开口说：“你能领我去武昌走走吗？”

吝积堂有点犹豫地说：“只怕你离不开家呀！”

徐海东急切地说：“我这个穷家，有什么留恋的？老一辈人都是‘泥巴人’，这苦命也非‘革’不可啦。你说吧，哪天走？”

“要是真的走了，可不能反悔！到外面谋事可难啊！”吝积堂认真地说。

徐海东说：“我做事从不反悔！‘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’嘛。今天说定了，你说个动身的日子吧！”

吝积堂想让徐海东再考虑考虑，和家里人好好商量商量，可徐海东连想也没想，就脱口说道：“俗话说，‘要得发，不离八’。”于是，他想选个黄道吉日，到外面去发一发。有一天，他们两人在赶庙会时，又具体商定，阴历三月初八动身。

这一年春节，徐海东过得特别节省。他把零用钱都积攒着，作为去武昌的盘缠。三月初八那天，他对父母说去庙会上看看热闹，就匆匆离开了家。

吝积堂和徐海东高高兴兴地上了路。从家乡到武昌，二百四十多里路，他们晓行夜宿，不到三天就走到了。

到武昌的当天，吝积堂理解乡下人进城的好奇心，先带他这看看，那逛逛。第二天又带他去龟山、蛇山去游玩。

新鲜劲儿过去了，吝积堂就领他住到了古楼大街

一个小地面铺里。

徐海东本来满心希望到了武昌玩玩，找点活路干干。可找事干并不那么容易。徐海东想，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，不能靠他吃穿，自己得自谋生路。于是，他四处打听找个事做，可是没有熟人，工厂进不去，拉人力车路又不熟。回老家吧，又怕人家说三道四……

吝积堂让徐海东暂时找个事做，只要有饭吃，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事。几经周折，他找到了一个不用本钱的生意——担水卖。

武汉三镇，千家万户都是饮用长江水，家家都备有几口大缸，由卖水人送水上门。

徐海东每天从早到晚，往返于水码头和用户之间，给二十多户送七八十担水，一担水一百多斤。一天跑下来，累得他腰酸背疼，脚底板发麻。虽然一天只能挣一吊六百钱，但生活有了着落，使他感到欣慰。

徐海东七八天没见到吝积堂了。他正在犯愁的时候，吝积堂出现在眼前。原来这几天吝积堂病了。他一见徐海东就问：“怎么样，是不是又想家了？”

徐海东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哪想家呢，我正在做生意。”

“什么生意？”

“不要本钱的生意，一天能挣一吊六百钱呢！”

吝积堂听说徐海东挑水卖，心里觉得过意不去。他想，自己把他从家乡带到城里，却没有帮他找个好出